





謀死第四次改嫁之夫不作親夫論

刑部會看得王吳氏謀殺伊夫王起貴身死一案據

晉撫鄂疏稱緣吳氏初嫁與劉富爲妻生子保兒

劉富因貧將氏改嫁與張禮張禮不能養膳又將吳

氏嫁與張布喜吳氏因張布喜原有妻室不願相從

張布喜復將吳氏轉嫁與王起貴素不和睦時加辱

罵吳氏積怨已非一日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

吳氏煮粥欲食適王起貴回將污水搥入粥內聲

言將氏磨死另娶吳氏食恐未較至初三日王起貴

又賴吳氏竊伊麪食辱罵吳氏懷恨莫釋起意謀害  
憶及王起貴於上年冬間曾買砒礪藥鼠尚有餘剩  
至初五日乘王起貴外出隨將砒礪和入莞豆麪內  
做成麪饅安放籠內王起貴回家見籠內有饅隨連  
吃二個吳氏見夫已食亦將小饅取食使人不疑甫  
食一口卽止詎王起貴食後毒發倒地嘔吐吳氏亦  
卽心內不寧卧炕嘔吐王起貴旋卽殞命審認不諱  
將王吳氏依謀殺夫律凌遲處死劉富違例賣休張  
禮張布喜等輾轉嫁賣均于嚴例飭令各縣就近查

訊具題查妻謀殺天罪犯惡逆按律定擬自應寸磔  
若係賣休買休之婦律應離異歸宗不得仍以夫婦  
名分科斷此案吳氏原係劉富之妻生子保兒劉富  
因貧難度將吳氏賣休與張禮張禮又將吳氏改嫁  
與張布喜張布喜復改嫁與王起貴按其違例賣休  
及輾轉嫁賣各情節是吳氏既爲本夫劉富賣休之  
妻卽屬律應離異之婦况屢次改適王起貴知情買  
休原無夫婦名義遽將吳氏殺謀殺夫律凌遲處死  
與以禮納聘明媒正娶之夫婦殊無區別應將吳氏

改依毒葯殺人律擬斬監候但查吳氏嫁賣四次廉耻已絕又用毒葯將王起貴毒死核其情罪殊屬兇殘應請

旨卽行正法以昭炯戒該撫旣稱吳氏之夫劉富違例賣休及再嫁夫張禮張布喜等輾轉嫁賣均干嚴例應移明各縣就近查訊另擬等語均應如所題完結乾

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吳氏著卽處斬餘依議

義孫謀殺義祖親姪依凡論

刑部會議得東撫富題王四卽初四謀殺王學德身死一案緣王四祖籍江南海州伊父本係初姓自幼逃荒至蓬萊縣經已故王思禮買爲義子起名王學璉娶妻孫氏生子王四等三人王思禮故後王學璉改從本姓承受義父產業王學德係王思禮期服親姪王學璉故後王學德起意奪繼曾經胞兄王學崇勸阻王學德又畏惧王學璉之妻孫氏因而中止乾隆三十三年四月內孫氏物故王學德隨欺侮王

四尋衅詬詈并時取王四家菜蔬雞隻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王學德又至王四家欲取柴米王四不肯王學德進屋硬取王四攔阻王學德掌批其腴將柴米強取而回王四被侮不甘起意謀殺洩忿因無便下手二月二十八日鎮山院演戲王四欲誘王學德至中途殺害隨邀王學德同往觀劇王學德應允同行王四暗藏鎌刀同至戲場沽酒勸醉午後回家引從小道走回王學德在前王四在後王四顧無人取出鎌刀從後砍傷王學德右乳根相連項頸王學



德聲喊王四砍傷王學德項頸連右腮腴王學德倒地滾罵王四用鐮刀連砍王學德額顱王學德用手

遮護帶傷左手背及右手食指王四見其未死又行

疊砍王學德頂心偏左偏右顱門等處斃命時有王

二在坡拔草聽聞奔救無人訊供不諱查王四故父

王學璉爲王思禮義子王學德係王思禮期親服姪

並非尊長且王四係王思禮義孫又與義子不同自

應以凡人科罪將王四依律擬斬監候具題應如所

題王四卽初四合依謀殺造意者擬斬監候該撫旣

稱王二救阻不及應免置議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王四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見兄謀財害命不行勸阻復將駐衣滅跡顯有  
同謀情事

刑部會看得陳四四強剝幼孩蒲觀弟衣服毆打致  
死一案據福撫崔疏稱緣陳四四於乾隆三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往山扒草適遇幼孩蒲觀弟亦  
至山內詎陳四四以歲底乏錢使用起意剝衣當錢  
誘令蒲觀弟捉虱將身上衣服脫下復欲解帶脫褲  
蒲觀弟喊叫陳四四恐人聽聞即將蒲觀弟按倒用  
左手按其咽喉右手將褲脫下時蒲觀弟氣閉不能

掙動陳四四慮其不死復拾石塊連毆其左額角左  
腮腴連額額左乳連左肋等處登時殞命審認不諱  
將陳四四依例擬斬立決具題應如所題陳四四合  
依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例擬斬立決至陳七  
七訊無同謀加功情事其知情不首律得容隱應予  
免議等語查陳七七供招內稱當伊兄陳四四強剝  
蒲觀弟衣褲之時該犯亦在山扒草聽聞蒲觀弟喊  
叫趕至查問被陳四四喝罵走開等語是陳四四將  
蒲觀弟剝衣謀害情形陳七七已經在場目覩並無

一言勸阻及陳四四剝衣回家該犯又代爲持衣往  
當道典鋪以衣燬不允當錢將衣藏匿希圖滅跡細  
核案情顯有同謀圖害情事未便如該撫所題竟置  
不議應令該撫將陳四四先行正法其陳七七再行  
研訊妥擬到日再議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  
奉

旨陳四四著卽處斬餘依議



妻母毒死女壻因女戀姦藏匿所致姦婦比例  
擬絞姦夫照誘拐擬遣承審官議處

刑部題會看得嘉應州民婦溫潘氏毒死伊壻潘興  
來一案先據兼管廣撫李疏稱緣潘興來向在興

寧縣屬長嶺村開舖剃頭生理遺妻溫氏在家排担  
度日曾與張慶官鉄舖挑鉄張慶官見其少艾起意  
圖姦屢次用言調戲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內溫氏  
挑鉄至彼張慶官約其吃酒溫氏應允隨同至邱老  
三家說明情由許以酬謝邱老三貪利應允張慶官

隨買酒肉與溫氏同吃是晚卽在邱老三舖內姦宿  
次早張慶官給溫氏銅錢三百文邱老三銅錢二百  
文各散嗣潘興來回家風聞溫氏與人有姦因未查  
出姦夫將溫氏責打並稱次年正月帶往舖內居住  
十二月二十六日溫氏又與張慶官至邱老三家姦  
宿次早張慶官給溫氏邱老三各銅錢二百文而散  
三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溫氏先赴伊母潘氏家辭別  
初三日潘興來繼至初四日卽帶溫氏往舖溫氏留  
下布衫二件爛布一束囑潘氏代爲洗淨遇便赴取



二月初三日溫氏欲與張慶官敘舊卽於初四日指使伊夫前往母家携取衫布初五日早溫氏鎖閉鋪門潛往邱老家三家行至南口堡天色已晚卽在熟識之陳饒氏家住宿初六日至邱老家三家令邱老三通知張慶官至彼姦宿初九日早張慶官給溫氏銅錢八十文溫氏嫌少令張慶官再給銅錢數百文應用張慶官許俟十一日晚拿交溫氏卽在邱老家三家等候比潘興來于初六晚取衣布回鋪不見溫氏往各處找尋未獲初八日傍晚復至潘氏家查詢不見遂

疑潘氏藏匿賣姦將潘氏斥罵令其交出溫氏否則  
告官拚命并稱尋獲溫氏卽行打死潘氏因潘興來  
嗜酒好賭不顧妻子又疑伊匿女賣姦欲行告究益  
加忿恨起意毒死潘興來將女另嫁假用好言勸慰  
留其住宿自向廚下安排晚飯給食潛從後門出至  
山上採摘斷腸毒草和以茶葉用瓦罐煎熟飯後送  
飲潘興來旋即毒發肚痛倒地滾喊潘氏點火照看  
時鄰人溫輪生聞聲趕視灌救不愈移時殞命次早  
潘氏捏稱潘興來尋妻不見服毒往投地保何清勸

屍叔潘塤生前起看明報州往驗張慶官聽聞卽于

十一日往邱老三家報知邱老三卽令溫氏回去溫

氏聞夫死於母家心慌哭泣不敢回去嗣邱老三聞

差拿嚴緊卽于二十六日帶同溫氏赴州投首經前

任嘉應州蔣龍昌審擬將溫潘氏依謀殺人造意者

斬律擬斬監候溫氏訊不知情亦非因姦肇衅與姦

夫張慶官依軍民相姦例擬以枷杖邱老三依容止

人在家通姦減張慶官罪一等問擬具題經臣部

等衙門核覆將溫潘氏依謀殺人造意者斬律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詳核案情以溫潘氏毒死潘興來之處溫潘氏雖相距百里並不知情伊夫之受毒身死實因溫潘氏潛匿戀姦所致比依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絞之條已干縲首況致其母身罹重辟情罪尤不可寬將溫潘氏僅科姦罪擬以枷杖情法實未允協至張慶官引誘溫潘氏至邱老三家姦宿多次釀成人命且將溫潘氏藏匿至二十一日之久與和同誘拐無異亦未便僅擬枷杖行令安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廣撫德 疏稱查溫潘

氏起意殺塔原欲改嫁其女罪由自取溫氏當天被殺之時相距百里之外亦非知情但潘興來之死究因溫氏潛匿戀姦所致前擬僅科姦罪實屬未協將溫氏比例擬絞監候張慶官等改題軍徒具題應如該撫所題溫氏應比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張慶官引誘溫氏至邱老三家姦宿多次致其夫遭殺害且將溫氏藏匿至二十一日之久誠與和同誘拐無異前擬僅科姦罪亦屬輕縱張慶官應改照和誘知情

爲首發遣例發烟瘴少輕地方遵照新例以極邊四  
千里爲限按照應發省分解赴充當苦差至配所杖  
一百折責四十板該犯前已杖責應免重科仍面刺  
烟瘴改發四字邱老三容留溫氏與張慶官通姦釀  
命亦未便僅擬柳杖亦應改照和誘知情爲從減等  
滿徒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該犯前  
已折責應免重科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  
撫疏稱所有本案奉審錯擬職名係前任嘉應州知  
州現署潮州府事蔣龍昌相應開報附參俱查本夫

因別情被人殺死其姦夫姦婦作何治罪之處律例  
本無明文承審之員照例科以姦罪似與律有專條  
錯悞援引者有間相應聲明聽候部議至陞任按察  
使覺羅阿先經離任經現任按察使譚遵駁代爲  
改正又巡撫李先經卸署今臣代爲改正均應邀  
免議等語除按察使覺羅阿管巡撫事李俱已

離任經後官遵駁改正仍照舊免議外此案潘興來  
被妻母溫潘氏毒死實因潘溫氏潛匿戀姦所致張  
慶官引誘潘溫氏姦宿多次釀成人命該撫原擬僅

科姦罪枷杖今部駁將潘溫氏改擬絞監候張慶官  
改擬杖遣俱例有應得處分未便以承審之員照例  
科罪與律有專條錯誤援引者有間聲請免議應將  
承審絞罪錯擬之嘉應州知州蔣龍昌照例降一級  
調用送部引

見又遣罪錯擬應照例再罰俸一年查蔣龍昌有紀錄  
五次應銷去紀錄四次抵降一級免其降調毋庸送  
部引

見又銷去紀錄一次抵罰俸六個月仍罰俸六個月乾



· 隆三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奉

旨溫氏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妬姦謀殺姦婦在場目擊又聽帶砍卽屬同謀  
加功駁案

刑部會看得葛秉學致死葛秉魁一案據山東巡撫  
楊疏稱緣葛秉學係葛秉魁無服族兄葛秉學先  
與已故族叔葛義之妾高氏通姦乾隆三十八年正  
月高氏又與葛秉魁姦好往來情密與葛秉學漸覺  
冷淡葛秉學心生妬忌起意捉姦致死葛秉魁洩忿  
三月二十七日起更時葛秉魁潛至高氏家圖續舊  
好被葛秉學瞥見踵至高氏家叩門而又至厨房携

取菜刀直入高氏臥房見葛秉魁睡臥床上葛秉學  
卽上前向砍葛秉魁驚起奪刀招傷左手腕左臂膊  
左肋葛秉學卽將葛秉魁按倒用刀連砍致傷葛秉  
魁頂心偏左偏右顙門額顙左右額角鼻梁左腋肋  
葛秉魁負痛合面滾轉葛秉學又砍傷其腦後髮際  
右耳根葛秉學恐高氏漏洩其事逼令幫砍數下以  
堵其口高氏不從葛秉學聲言一併殺害高氏畏懼  
隨携柴斧傷其腦後左脚踝葛秉學復將葛秉魁仰  
面扳轉用刀抹傷其咽喉立時殞命訊認不諱將葛

秉學依律擬斬監候葛高氏擬軍具題應如該撫所  
題葛秉學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  
處決該撫既稱葛秉學係蓄意謀害葛高氏始則並  
不知情其時該氏惟恐被葛秉學一併殺死係葛秉  
學持刀逼令幫砍堵口實有不得不勉從下手之勢  
當葛秉學起意謀殺之時葛高氏既未同謀卽與謀  
殺人從而加功之律不符但既臨時砍有刃傷又未  
便因其畏懼殺害勉從下手過爲寬縱按理揆情自  
應比附定擬葛高氏應比照同謀共毆人致死共毆

之人執持克器亦有致命傷痕者發近邊充軍例杖一百發近邊充軍係犯姦婦人杖罪的決軍罪收贖等語查謀殺之案知情卽屬同謀下手卽爲加功此案葛秉學妬姦將葛秉魁謀殺葛高氏始雖未同謀但葛秉學持刀疊砍葛秉魁之時該氏在場親見已知其謀殺之情及葛秉學令其幫砍該氏卽聽從持斧砍傷葛秉魁腦後等處葛秉學復將葛秉魁扳轉用刀抹其咽喉身死是葛高氏用斧連砍之時葛秉魁尙未斃命實屬從而加功未便輒爲寬縱今該撫

以葛高氏先未同謀不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定擬  
轉比照同謀共毆兇器傷人之例擬軍殊未允協事  
關罪名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研訊確情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初四日  
奉

旨葛秉學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欽遵  
咨行去後今據該撫楊疏稱研訊葛高氏供稱伊  
雖當場親見葛秉學殺害葛秉魁但葛秉學起意謀  
殺之時實未與伊商謀因葛秉學嚇逼幫砍併聲言

如不動手一併殺死高氏顧惜性命是以取斧幫砍  
葛秉魁腦後左腳踝二下實非同謀殺死等語伏查  
葛高氏幫砍葛秉魁之時係在葛秉學刀砍二十二  
傷之後葛秉魁先已合仆床上不能動展葛高氏卽  
不幫砍葛秉魁亦萬無生理初不因葛高氏之幫砍  
始行斃命亦不因葛秉學不能殺死葛秉魁始令葛  
高氏幫同下手且律例內凡論同謀知情原有區別  
同謀是共相商謀知情是聞知其事同謀者身在事  
中知情者身在事外卽同行知有謀害他人不行阻



增救律止滿杖已可類推亦卽知情非同謀之明  
驗今葛高氏先旣未曾同謀後係被脅勉從下手實  
與同謀加功者有間前照同謀共毆兇器傷人例擬  
軍固是一事兩引但竟照同謀加功律擬絞亦於情  
罪未合將葛高氏改擬比律減流具題應如該撫改  
擬所題葛高氏應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  
律因未同謀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  
雖在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初十日欽奉

恩旨以前但業經量予減等應不准其再減係犯姦之婦

杖罪的決流罪收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十六日題

十八日奉

旨依議

姦婦已嫁姦夫復行謀死附疏聲請趕入秋審  
部議督撫聲請夾簽殊屬違例請飭行

刑部奏會看得湖北撫陳題荆門州民婦李氏與  
劉顯達通姦謀勒王曰明身死一案緣李氏前夫張  
添一與王曰明住居相近往來熟識乾隆三十一年  
四月內王曰明乘張添一外出與李氏調戲成姦三  
十三年張添一身故王曰明卽常與李氏姦宿李氏  
因知外人議論隨于三十四年自招王曰明爲夫前  
夫之子張宜才亦相依同住四十年五月王曰明與

劉顯達縣開打造首飾銀匠舖將張宜才送至王曰  
明之兄王正家學習裁縫六月內劉顯達至王曰明  
家適王曰明外出劉顯達卽與李氏調戲成姦繼復  
遇便宜淫王曰明並不知情王曰明嗣因虧本拆夥  
四十一年劉顯達獨自開舖十二月三十日王曰明  
因無錢使用前赴劉顯達舖內將什物搬回押錢花  
用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劉顯達至家向索什物王  
曰明答以押錢使用劉顯達因曾與王曰明同夥又  
因與李氏姦好隱忍不言維時王曰明以劉顯達素

習裁縫留住伊家同開裁縫舖劉顯達應允隨在伊家同住十六日李氏與劉顯達共坐談笑適王曰明回家撞見斥罵劉顯達欲令退還什物另行他往王曰明不肯退還劉顯達未經搬遷迨後王曰明窺破李氏姦情不時尋衅吵鬧李氏被罵難安起意謀死跟隨劉顯達過活二十五日向劉顯達商議劉顯達因連日欲出外討賬未經允諾李氏亦未再言二月初八日夜王曰明自外回家因乏錢用令李氏將衣服典當李氏不允王曰明又行釀罵並稱李氏有日

死在伊手隨自赴房脫衣就寢詎李氏見王曰明出  
此惡言慮及將來受害決意致死候至二更時分見  
王曰明睡熟與劉顯達商謀勒死劉顯達亦聞此言  
恐遭毒手當卽應允同至王曰明舖前李氏取出藍  
布褲帶將麻繩接上從王曰明項內穿過纏繞打結  
劉顯達將王曰明兩手捏住李氏將帶收勒王曰明  
驚醒掙扎劉顯達復用膝蓋頂住王曰明右脇李氏  
用力收勒王曰明立時殞命李氏慮恐天明被人查  
明屍首又起意商同劉顯達棄屍滅跡當用麻繩縛

住兩腳令劉顯達背走李氏在後扶腳丟棄塲東野地井內致被井內石塊擦傷脊背李氏回家將王曰明所遺衣褲藏匿草舖之下十七日保甲周學金等聽聞井內溺有死屍隨即撈起認係王曰明卽至李氏家盤問而李氏先已聞知將衣褲移藏灶前草堆經保甲查獲將李氏劉顯達一併拿獲報州驗詳飭審招解屢審不諱李氏除與王曰明劉顯達通姦及棄屍不失各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斬監候聽部夾片聲明趕入本年秋審辦理劉顯達擬絞監候具題

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等語今李氏先與王曰明通姦後因前夫張添一身死穢聲傳佈卽自行招贅王曰明爲夫原係彼此苟合律應離異之人並無夫婦名分應如該撫所題李氏應照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劉顯達因與李氏通姦同謀勒死亦應如該撫所題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至該撫疏稱李氏前夫張添一在日已與王曰明通姦及前夫故後穢聲明著始



自招贅王曰明爲夫復與劉顯達姦好廉恥已絕今  
又起意與劉顯達商謀勒死王曰明實爲淫兇之極  
應聽部夾片聲明趕入本年秋審辦理等語查乾隆  
二十五年十月欽奉

諭旨秋審情實內招冊九卿提入本年請勾各案尚有應  
行區別者如尋常謀故等案雖情節本無可緩而定  
案限期適在秋審後此亦時會偶值自可令其幸延  
一年之生何必亟亟爲也等因欽此欽遵在案此案  
李氏起意勒死王曰明係姦婦謀死姦夫尋常謀殺

之件尚非殘忍已極決不待時者可比本年秋審既已過期毋庸趕入本年秋審辦理再各省具題命案有情罪重大應入于本年辦理者悉由臣部核議時酌量請

旨向無該督撫聲請夾簽之例此案該撫將李氏聲明聽部夾片趕入秋審字樣殊屬違例應一併請

旨飭行至該撫既稱李氏所住房屋訊係前夫張添一之產應給伊子張宜才管業王曰明據取劉顯達家伙押錢花用已經被勒身死無庸議追等語均應如該

撫所題完結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旨依議

折見集

卷二十七 人命

謀殺

目錄

無名氏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全十目錄

民人扎死知縣比照大逆凌遲處死從犯俱斬  
決

大學士議覆山西撫鄂 奏右玉縣民張裕志扎死

知縣德榮一案緣張裕志父子率皆强悍鄉隣側目  
張裕志因伊父張士英被縣差拘扭受辱自縊身死  
與妹夫余其仁相商以父死不明赴控臬司批審到  
縣未卽示審輒懷痛恨與余其仁及胞弟張富志相  
商殺死知縣洩忿本年三月初八日乘知縣前往殺  
虎口公幹尾出東門至城濠空曠之地張裕志特至

馬前連扎兩刀德榮負傷回衙旋即殞命疊加刑訊  
供吐不爽將張裕志等擬罪具題查張裕志以知縣  
德榮示審稍遲挾嫌殺害兇悖殘逆莫此爲甚若照  
謀殺本管官律定擬不足蔽辜應如所請比照大逆  
律凌遲處死余其仁張富志雖未同行加功而贊成  
其事情殊可惡亦應如所擬均仍照謀殺本管官本  
條已殺者皆斬律擬斬立決張尙志一犯雖據該撫  
以該犯居鄉耕種實無預謀情事但此等兇惡之徒  
氣類相同亦不便復留餘孽應與張裕志之子趕年

子一併斬決以絕根株仍將所犯罪名通行示諭使  
山野愚頑咸知炯戒所有張裕志等家屬亦應如所  
擬照八旗兵丁因管教將本官戳死者本犯卽行正  
法家口發遣黑龍江例應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  
應如所擬完結乾隆二十五年 月 日奉  
旨張裕志著凌遲處死余其仁張富志張尙志趕年子俱  
著卽處斬餘依議





同謀致死大功服弟比例擬軍

刑部會議覆羅大賓等同謀淹死大功服弟羅大立一案據廣撫楊疏稱羅大賓等均係同祖分支兄弟向存公共山地一塊契存羅大立收執乾隆元年二月內羅大立欲將此地獨售羅大賓與兄羅大章堂弟羅大鳳不允致相爭毆經族老勸息將契批明不許私賣交付羅大賓收存自此兩不相睦後因羅大立之姪羅阿桃出外傭工住屋空間羅大鳳放養鴨群在屋羅阿桃歸家與羅大鳳爭論羅大章羅大

賓從而扛幫羅阿桃赴縣控告羅大鳳等強佔詞開  
羅大立作証羅大賓等疑爲羅大立唆使羅大賓赴  
縣具控羅大立亦至縣具訴五月十三日兩人自縣  
歸家羅大立腳蹺行遲羅大賓陡起殺念急奔回家  
與羅大鳳羅大章商謀淹斃二人允從羅大立旋至  
羅大鳳手推羅大立在地令羅大章解取繫腰麻繩  
縛羅大立之手羅大賓隨扯茅草細縛其足羅大立  
喊叫羅大章取草塞其口三人同抬至螺湖瀝水中  
淹斃各散屍妻黃氏于十五日尋獲夫屍赴縣控告

屢審供認不諱查羅大賓係羅大立大功尊長起意

謀殺合依謀殺大功卑幼依故殺律擬絞羅大鳳羅

大章擬軍具題應如該撫所題羅大賓合依謀殺大

功卑幼依故殺法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臣等正在

繕疏具題間續據該撫題報羅大賓在監病故應毋

庸議羅大鳳羅大章均係羅大立大功尊長該撫既

稱大功尊長故殺卑幼律無爲從治罪正條應比照

徐慧等致死小功姪徐小恩之案發邊衛克軍等語

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內臣部議覆原任浙江巡撫

張鵬翮題徐慧等致死小功姪徐小恩一案將爲從  
之徐卓比照同謀共毆致死爲從執持兇器毆有致  
命傷痕例發邊衛克軍具題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羅大鳳羅大章應照徐卓之案定擬  
將羅大鳳羅大章均僉妻發邊衛克軍至配所杖一  
百折責四十板但各犯事在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應免罪其羅大鳳所佔房屋應飭令給還羅阿  
桃居住乾隆二年五月 日奉

旨依議

謀殺總麻尊屬爲從加功審係被姦聽從依凡

論比案

刑部會議得詔安縣民李托等謀死小功服傭林氏一案據福建巡撫盧疏稱李托與林氏素無嫌怨

緣李托無服族兄李喜之妻黃氏于雍正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夜與李喜無服族弟李超通姦當經李喜小功弟李奇永捉獲黃氏等求釋李奇永以醜事不便外揚將李超斥逐遂未鳴官寢息八月二十三日林氏訕笑黃氏姦情黃氏忿罵林氏適李托李申在

勞袒護欲毆黃氏黃氏奔避李奇承家中李托等趕  
追時李奇承之妻田氏向阻李托脚踢田氏小肚李  
申拳毆田氏鼻梁暈倒在地李申驚逃山上挑草李  
托見田氏暈倒良久未甦揣度必死慮及抵命隨以  
舂起林氏卽往尋林氏李申先不依允繼被嚇勒聽  
從同至林氏之家李托遂哄林氏以黃氏被辱不甘  
欲率人到林氏家吵鬧尋毆林氏之子令林氏速赴  
賠禮林氏不允李托卽拉林氏同往又哄由小徑而  
走行至梅子墩坑地方李托見山僻無人卽欲下手

隨令李申幫打李申聽從主使將所帶挑草尖挑打傷林氏右額角李托卽用拳毆傷林氏右腮腴跌倒磕傷左額角李托又拾石塊打傷林氏額顱偏右林氏傷重登時畢命李托復令李申將屍背至林氏家內安放而遁屢審不諱李托李申除移屍併毆傷田氏各輕罪不議外均依律擬斬立決照例刺字不准

援

赦將李申援照殷能子等之例擬絞監候等因前來查按律定擬須揆情之輕重爲斷明刑弼教尤以服之

輕重爲衡李托等謀死小功服孀林氏一案該撫照  
律不分首從定擬斬決並聲明李申被勒聽從情有  
可原援照殷能子之例擬絞監候查康熙三十一年  
臣部等衙門議覆江蘇撫臣宋犖題殷君正等謀殺  
殷正華案內爲從加功之殷能子殷能兆係殷正華  
總麻服姪因係殷君正起意糾合同往將殷能子殷  
能兆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等  
因奉

旨依議欽此在案今李申被勒聽從雖與殷能子等情事



相同但該撫疏稱李申係林氏總麻服姪細閱李申  
口供林氏係李申小功堂嫡供看不符碍難懸擬李  
申與林氏委屬何等服制應令該撫確查妥議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乾隆元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續經福撫盧 題李申係林氏小功服姪但律載  
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者皆斬是小功總麻罪無  
差等仍照原議等因刑部議覆李申被勒聽從實與  
殷能子等情事相同應否援案擬絞監候伏候

欽定乾隆二年六月二十日奉

旨李托着卽處斬李申改爲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議

借銀不遂謀死親姪比照爭奪財產例絞候

刑部會議覆何存周謀財殺死親姪何那章一案據  
廣撫王疏稱緣何那章賣身與韓祐騰爲僕乾隆

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早韓祐騰令何那章帶銀四兩

二錢赴府城還賬經過何存周家何存周留食早飯

詢知往府城還銀何存周卽以債務逼迫與之借用

何那章稱係主銀不允而去何存周遂持劈藤刀追

至西山亮地方復向借用何那章堅不允從并稱歸

訴主人何存周頓起殺機跟至瓊山縣墩立坡荒僻

處所用刀砍傷何那章腦後跌倒仆地何那章猶稱  
伯伯何下此毒手何那章尙欲掙起何存周復砍何  
那章項頸左邊併割斷何那章項頸搜銀而回二十  
日何存周將銀三兩二錢四分往盧接賢陳國瑚各  
舖換錢同餘銀費用無存保甲馮大典等見屍報縣  
緝獲何存周到案屢審供認不諱查何存周謀財殺  
死親姪何那章應此照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  
有意執持兇器故行殺害例擬絞監候照例刺字具  
題查律載期親伯叔故殺姪者杖一百流二千里謀

殺者依故殺法又例載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  
官職并平素仇隙不睦有意執持兇器故行殺害者  
擬絞監候等語至期親尊長因圖卑幼銀錢立時謀  
殺作何治罪之處律例未有正條今何存周因圖親  
姪何那章之銀頓起殺機持刀連砍割斷項頸身首  
異處與奪姪財產故行殺害者無異應如該撫所題  
何存周應比照伯叔因爭奪財產有意執持兇器故  
行殺害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應將援引  
比附之處照例聲明恭候

欽定該撫既稱何存周係屬赤貧並無產業毋庸斷給一半財產給屍母養贍舖戶審不知情均毋庸議等語應如所議完結乾隆四年五月 日奉

旨何存周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兄弟二人謀殺總麻服叔兄已經正法弟聲明  
情有可原後改斬候

刑部 題據河撫審理永城民李二等謀死李廷枚  
一案該撫將李二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  
決李三照威力主使毆打因而致死爲從律擬流具  
題經臣部以律內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行者爲首  
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杖一百徒三年已傷爲首者  
絞爲從加功不加功並同凡論已殺者皆斬等語今  
李三係李廷枚小功服姪聽信伊兄李二主使幫同

按脚將李廷枚謀死乃該撫將李三僅照指使爲從  
加功之例擬流與例不符未便遽行定擬應令該撫  
將李三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  
後續據該撫將李三改依謀殺總麻以上尊長已殺  
律擬斬立決并聲明該犯先未與謀因伊兄嚇逼勉  
從按脚其造意之李二已經正法李三情尙可原具  
題臣部議覆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會同九卿將李三改擬斬候于乾隆五  
年三月內議覆奉



自李三依擬應斬着監候以後處決餘依議



謀殺服姪圖賴人造意人爲首擬絞下手人爲從減流

九卿會議覆貴督張題劉四貴等謀殺小功服姪劉先祐誣告劉阿保殺死一案經刑部議覆將劉四貴依律擬絞監候劉三貴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并請酌增定例具題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臣等查得劉四貴堂姪劉先祐因少年失怙伊母再醮劉先祐屢被劉四貴欺騙劉先祐告知族長劉阿保後劉阿保撞遇劉四貴曾以理責詎

劉四貴不自愧悔反生怨恨至乾隆五年二月內適有劉玉連以劉四貴頂食之土司兵田一分係伊故父舊業串同土目劉總管臨田插標佃與劉里進耕種劉四貴恐業失去且記恨劉先祐前隙無從報復遂起意商之劉三貴致死劉先祐圖賴以爲爭田必勝之計并許事後分田劉三貴允從劉四貴隨將爭田及以人命圖賴情事預告湯武達代作詞狀湯武達應允四月初六日劉四貴探知劉阿保劉里進在田劉四貴卽携鋤令劉三貴誘出劉先祐齊至爭田

處所劉四貴放鋤先扭劉里進滾倒田內劉三貴卽  
拾劉四貴所帶鋤頭用鋤柄毆打劉先祐偏右劉先  
祐倒跌坎下劉三貴遶騎坐劉先祐背上抽所佩小  
刀連割劉先祐左右項頸殞命劉四貴隨囑湯武達  
代作詞狀誣告劉阿保爲正兇屢審各認不諱查劉  
先祐雖係劉三貴下手致斃但實係劉四貴造意主  
使自應依律以造意之人爲首劉四貴仍應擬絞監  
候秋後處決惟爲從下手毆殺劉先祐之劉三貴律  
例並無治罪明條今據刑部等議覆該督將劉三貴

定擬滿流并分別酌增定例具題奉

旨令臣等議奏伏查律內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故殺係臨時起意向無分別首從之條而尊長謀殺卑幼罪名雖擬爲故情實出于謀常人謀殺爲從加功者絞不加功者流至尊長之謀殺爲從作何定擬未有明文然服制固異于常人而情罪復難以寬宥自宜深原律意酌定章程應如刑部等所議嗣後尊長謀殺本宗及外姻卑幼已行已傷已殺各項除爲首者仍依故殺法定擬外其爲從加功之尊長各

按分別已行已傷已殺三項各依爲首之罪減一等  
定擬若同行不加功及同謀而不同行者又各遞減  
一等庶得畫一辦理此案劉三貴應擬杖一百流三  
千里餘照刑部原議乾隆六年十二月 日奉  
旨劉四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毒夫致死屍傷稍有未明改斬決案

刑部議得據廣巡撫準 題開平縣民婦許氏毒死

親夫李宜滿一案經刑部等衙門核覆將許氏擬以  
凌遲處死并聲明可否改擬斬候奉

旨九卿議奏欽此欽遵查許氏毒死親夫李宜滿之處臣  
等詳核案情前後供詞實多互異屍傷亦未明確如  
鄰氏初供李宜滿嘔吐喊叫之時有事沒有去看後  
來不見小叔聲息小婦人走入去看小叔已死在床  
上了覆審忽稱曾見李宜滿臨終目睜許氏又作

黃高所供李宣滿遍身發有小皰各竅亦有血痕等  
詞係部駁覆審時始有此供至覆檢件作鄧英所供  
李宣滿食存胸隔毒不流行是以項頸胸膛骨色青  
黯而頭顱與下身各骨仍然黃白亦屬臆揣之詞並  
無明文証據若竟以毒死親夫屬實疑竇多端難稱  
信讞但李宣滿屍身實有黑黯之處法司又不敢遽  
指爲冤獄若再行駁審則前後兩驗屍傷已定屢次  
駁詰供詞狡猾誠如刑部衙門所題斷不能別有確  
據以成信讞也毒夫重案寸磔嚴刑既有可疑卽堪

矜憫應將許氏比照強盜贓跡未明涉於姦似監候  
處決改爲擬斬監候餘照刑部等衙門原議又禮部  
尙書王安國後議得許氏毒死親夫李宜滿一案據  
刑部因已死李宜滿額顙及下身骨未變黑又鄭氏  
初供往看小叔已死繼供眼瞅許氏前後不符請將  
許氏改爲斬監候固屬罪疑惟輕之意但李宜滿項  
頸及胸前骨黧業經覆檢無異不得謂非中毒所致  
鄭氏初因往看李宜滿已不能言故供爲已死繼將  
其臨死時眼瞅許氏形狀供出雖前後供有詳畧究

無岐異其登時查報約保原係心知中毒自屬實情  
至本案往返駁審已逾六年承審之院司府縣俱屢  
易其人凌遲極刑如有屈抑者本犯既無畏懼何難  
鳴冤在後官無所回護何難改擬臣前任廣東巡撫  
時兩次嚴訊反覆開導許氏並無異詞續據原署巡  
撫臣策楞及現任撫臣準泰又經兩次審題皆切實  
聲明仍照原擬其爲供認確鑿實無疑竇可知應如  
該撫所題許氏合依謀殺親夫律凌遲處死乾隆十  
二年七月奉

旨毒死親夫之許氏律應凌遲處死若俟拿獲賣藥之人  
始行定案不知賣藥之人從無弋獲者勢必稽遲時  
日逆倫之犯反不得卽正典刑矣王安國會親訊此  
事所議似近乎理但罪疑惟輕許氏着改爲應斬立  
決欽此



謀毒親夫未死買砒之姦夫未獲擬斬監候待  
獲姦夫質明正法

刑部會看得徐氏與路梅通姦謀害本夫陳二小未  
死一案先據東撫準咨稱緣徐氏之夫陳二小家  
道貧寒出外推車謀食徐氏心懷怨尤雍正十二年  
正月初二日因陳二小在外未回徐氏回至母家次  
日有街隣路梅至徐氏家賀節適徐氏父母探親外  
出遺徐氏獨處路梅卽與徐氏調戲成姦徐氏回至  
夫家路梅又至徐氏家通姦二次徐氏與路梅情密

輒起意商同謀害本夫改嫁路梅路梅亦卽允從買給信二塊徐氏收藏針扎內是年三月初一日陳二小自外歸家徐氏卽取信毒一塊投入麪湯給與陳二小食畢旋卽毒發嘔吐庄隣人等咸稱中毒經隣人黃成急取豆湯灌救未至殞命陳二小心疑追問徐氏因吐露下信實情陳二小尙未知徐氏與路梅通姦情事祇疑徐氏嫌貧所致又念自無力再娶隱忍未究當將徐氏送回母家異其悛改居住月餘始歸陳二小又出外推車至六月初九日回家徐氏又



將所遺信毒一塊復又投入麪湯陳二小食後嘔吐  
如前卽知徐氏復下信毒遂逼令徐氏將餘剩麪湯  
強食半碗亦卽嘔吐俱經庄隣解救得甦陳二小始  
究知前事並尋獲針扎縛徐氏送縣前縣李松訊供  
通詳緝審嗣後路梅無獲李松將徐氏依謀殺親夫  
已行者斬律按擬招解前撫岳以路梅未獲其通  
姦買信之處究未質訊明確飭令緝獲路梅一并審  
解等因在案嗣因該犯徐氏在監患病未及審詳經  
該縣吳兆基將徐氏醫治痊愈研訊徐氏雖據供認

因與路梅通姦情密起意謀害本夫商令路梅買信  
兩次毒害等語但路梅與徐氏通姦情節既多不符  
買毒之姦夫路梅又未到案質証無人事關斬決重  
罪不厭詳慎請將徐氏監候俟緝獲路梅到案確審  
定擬完結等因咨部臣部查承審謀殺重案必須証  
據確鑿毫無疑竇方成信讞此案據稱陳二小先經  
被毒心疑追問伊妻徐氏已吐下信實情其因何下  
毒及從何得信之處當日何故不行根問卽陳二小  
將徐氏送回母家之日曾否將被毒情由告知承審

各官均未訊及况陳二小初次被毒之後並未聲張  
復行出外推車兩月有餘止遺徐氏在家如果路梅  
通姦情密何故絕不一往再砒信之毒性最猛烈未  
經解救豈僅嘔吐亦未聞食之嘔吐卽係信毒且信  
毒一無存剩其指稱藏信之針扎亦難憑爲確據陳  
二小旣未毒死各犯現存何難詳細究問路梅又係  
該縣捕役現有伊父在家何故並未着落跟追種種  
未協遽請監候若非因循年久草率完案卽係故留  
疑竇希爲開脫臣部實難懸斷至監候待質三年之

後列入秋審自應題達亦未便據咨遽議應令該撫  
另委賢員詳細審究無枉無縱務得實情按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東撫準 疏稱親加  
研訊如奉部駁陳二小先經被毒心疑追問伊妻徐  
氏已吐下信實情其因何用毒及從何得信之處當  
日何故不行跟究卽陳二小將徐氏送回母家之日  
曾否將被毒情事告知一節訊據陳二小供稱初次  
吃麪嘔吐之後追問徐氏已將下信實情吐露因不  
知徐氏與路梅通姦祇疑徐氏嫌貧下毒且砒信爲

佈種菜蔬用以藥畝庄農亦所恒有或係拾取收存  
是以未經究問其因何用毒及從何得信卽將徐氏  
送回母家與其父母管教改過再圖團聚已將被毒  
情事向徐氏之父徐四母張氏告知審據張氏供亦  
相符又奉部駁陳二小初次被毒之後並未聲張復  
行外出推車兩月有餘止遣徐氏在家如果路梅通  
姦情密何故絕不一往一節訊據徐氏供稱伊夫初  
次被毒之時雖未告究而隣佑人等業已無不知聞  
路梅自知情虛是以未敢復向徐氏家來往等語揆

情酌理似屬可信又奉部駁砒信之毒性最猛烈未經解救豈僅嘔吐亦未聞食之嘔吐卽係信毒且信毒一無存剩其所稱藏信之針扎亦難憑爲確據一節訊據徐氏供認當日因路梅交結之時稱爲砒信是以卽指爲信毒究竟是否信毒委係不知所給兩塊共重一錢兩次整投麪湯未及研碎亦無存剩因食後嘔吐隨將餘剩麪湯潑撒其中有無未化砒信亦未查看卽訊據陳二小亦稱因徐氏告以信毒遂爾照供實無確據等語其是否信毒自應緝獲路梅

到案究訊確實又如奉部駁路梅係該縣捕役現有伊父在家何故並不着落跟追一節業據查明路梅之父路世福已經病故無從跟追查徐氏起意謀害本夫兩次下毒傷而不死業據自認不諱徐氏合依因姦謀殺本夫傷而不死姦婦依謀殺本夫已行斬律應擬斬立決惟是謀命重案必須証據確鑿方成信讞徐氏謀害本夫因與路梅通姦而起是通姦乃此案起衅之由信毒又係路梅買給現今路梅在逃未獲徐氏所下之毒是否確係砒信在徐氏全以路

梅所告爲憑在陳二小卽以徐氏所言爲據現在旣無信毒存留誠如大部所云藏信針扎亦難指爲確據雖徐氏因與路梅通姦情密意圖改嫁兩次毒害本夫已行未死業據供認但通姦買信之路梅未獲未經質訊明確終非信案且路梅同謀買信罪應滿流若將徐氏先行正法將來拿獲路梅狡供不認難以定案應請將徐氏仍行監候並請通行咨緝務獲路梅到案訊明定擬正法庶案牘可無疑竇而定罪可免枉縱等因具題應加該撫所題徐氏合依因姦



謀殺本夫傷而不死姦婦依謀殺本夫已行斬律應  
擬斬立決但據該撫疏稱此案雖據徐氏承認與路  
梅通姦情密兩次毒害本夫已行未死等語但通姦  
買信之路梅未獲未經質訊明確事關斬決不便率  
結且路梅同謀買信罪應滿流若將徐氏先行正法  
將來拿獲路梅狡供不認難以定案請將徐氏監候  
通行咨緝務獲路梅到案訊明定擬正法仍令該撫  
將路梅嚴行勒緝並通行咨緝務獲審擬具題乾隆  
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奉

有徐氏依擬應斬著監候餘依議欽此

謀殺案內幫同擎脚綑縛並未同謀擬杖案

刑部會議得鄧奕中商謀綑縛總麻服弟鄧科太淹  
死一案先據廣撫蘇疏稱緣鄧科太遊蕩爲匪乾

隆十六年三月十六日鄧奕中同族人鄧惠中鄧二

勵鄧亞二鄧科太齊赴祖墳拜祭飲酒至祠鄧科太

見嘗銀有餘卽欲那備鄧奕中不允鄧科太拔刀向

砍肆言辱罵鄧奕中見其兇暴起意淹死商之鄧惠

中鄧二勵各皆允從鄧二勵推倒鄧科太捉住兩手

鄧科太掙動鄧亞二在旁鄧奕中喝令相幫鄧亞二

不依鄧奕中欲行毆打鄧亞二無奈攀住鄧科太兩  
脚鄧惠中携繩走至將鄧科太手脚細縛鄧亞二四  
家鄧惠中鄧二勛扛抬鄧科太至河推入淹死屢審  
不諱將鄧奕中依故殺總麻卑幼律擬絞鄧惠中鄧  
二勛依爲從律擬流鄧亞二擬絞附請未減具題經  
臣部將鄧奕中鄧二勛等照擬核覆其鄧亞二一犯  
據該撫疏稱鄧奕中逼令相幫欲行毆打無奈攀住  
鄧科太兩脚鄧惠中携繩將鄧科太細縛鄧亞二卽  
先四家鄧惠中將鄧科太淹死鄧亞二並不在場同

謀亦未助毆將該犯依謀殺加功律擬絞可否未減  
聽候部議等語查鄧奕中等商謀將鄧科太綑縛淹  
死鄧亞二業經按腿已屬加功但據鄧亞二供稱不  
知鄧奕中悄向鄧惠中鄧二勛講些什麼鄧二勛就  
把鄧科太推倒鄧奕中喝令小的擎腳小的不依就  
說要打小的無奈擎腳鄧惠中拿繩把鄧科太拴縛  
小的就放手跑回實沒有與鄧奕中同謀情事等語  
卽鄧惠中鄧二勛供稱鄧奕中潛向小的商量把鄧  
科太淹死實沒有同謀情事是鄧亞二之爲同謀全

無確供律以謀殺加功又爲量請未減情罪未協應  
令該撫再行研訊律擬具題到日再議奉

旨鄧奕中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咨行去後  
今據該撫疏稱覆加研訊據鄧亞二供稱鄧科太與  
鄧奕中爭角之際原係站立遠處鄧奕中鄧惠中等  
言語伊並未與聞鄧二勸將鄧科太推倒原欲勸阻  
因被鄧奕中嚇逼綑縛送官聽從擎脚旋即跑回委  
無同謀情事即覆審鄧奕中等而鄧亞二實非同謀  
之人前經同謀加功原情請減誠屬未協等鄧亞二

改擬杖責具題應如所題鄧亞二合依威力制人下  
手之人減一等杖七十再從前錯擬之員已經遵駁  
審明改正均應免其查議乾隆十八年五月 日  
奉

旨依議

言對編

奉

審用題五世題與其查新章劉十八年正月 日  
手之人題一筆林十十再封前諭錄之員日  
題錄林實具題題成漁豐腹亞二合封漁代歸人



雇工人因竊銀被逐挾恨入室砍傷工主及妻  
駁改照謀殺斬決

刑部

題據河撫審題栢城民周玉謀殺楊端傷而

未死並砍傷楊端之妻邢氏一案緣周玉係楊端雇  
工立有文約楊端將銀十三兩七錢包放堂屋櫃內  
周玉竊匙偷出銀兩置買被褥衣服并零星使用花  
銀七兩七錢餘銀換錢交伊叔周全收藏楊端失銀  
日事咒罵周玉聽聞難堪求崔浩如向楊端說知係  
伊偷竊先還錢四千一百餘銀隨後措交楊端收錢

卽將周玉逐出並稱如不給錢必要送官周玉畏罪  
懷恨起意謀殺素知楊端東屋掛有腰刀潛匿楊端  
草房至三更時撥門入室取刀至楊端床前掀被用  
刀扎傷楊端右胳膊楊端驚醒喊叫亦抽床頭所掛  
腰刀回砍周玉用刀砍傷楊端之妻邢氏額顱等處  
因周玉砍砍出聲一哼楊端聽係周玉聲音當卽喊  
叫隣佑郭連等聞聲趨救周玉先已逃回遂拿獲周  
玉起出宛刀查周玉雇與楊端雖立有文契但業已  
逐出查奴僕轉賣依良賤相毆則雇工被逐似與周

凡論將周玉謀殺入傷而未死律絞候具題經臣  
部查周玉受雇與楊端家曾經立有文券因偷竊伊  
主銀兩逐出追賍後因伊主屢行追逼輒懷忿恨起  
意謀殺素知伊主屋有腰刀夤夜入室卽抽刀揭被  
扎傷伊主及伊主之妻致命多傷是周玉卽係契雇  
工人文券現在楊端收執其逐出原爲追取賍銀並  
非工滿辭出與奴僕轉賣者不同該犯挾仇謀殺實  
于名分攸關該撫將周玉以凡人論擬以絞候殊屬  
輕縱應令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周玉改依雇工人謀殺家長  
罪與子孫同子孫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不問已  
傷未傷皆斬立決具題臣部于乾隆二十五年四月  
內議覆奉

旨周玉着卽處斬餘依議

圖姦不從致死照強姦不從殺死本婦例斬決

刑部會看得余德法謀死弟妻王氏一案據西安撫

畢疏稱余德法與胞弟余明娃童養未婚之妻王

氏同居共爨乾隆三十五年正六兩月間余德法乘

其母弟外出兩次向王氏調姦不從曾加怒打至七

月二十六日余德法因余明娃不赴工作卽行毆罵

王氏救護余德法復毆王氏王氏歸訴伊父王化有

氣忿邀兄王化升同送王氏回家因值昏暮聲言次

日請人講理二更時分余德法恨王氏通知娘家邀

衆理論起意致死洩忿遂摸取小刀潛至王氏炕前  
狠扎一下王氏聲喊復連扎四刀致傷王氏耳根臂  
膊項頸等處該犯之母黎氏驚醒喊問余德法棄刀  
而逸王氏傷重移時殞命將余德法擬斬監候具  
題查余德法兩次調姦伊童養弟婦王氏已干內亂  
之條繼因毆詈伊弟余明娃王氏上前救護復被毆  
打其因姦懷忿情事顯然迨王氏歸告伊父欲與講  
理該犯忿極起意殺死持刀連扎王氏耳根立時斃  
命核其情節亂倫謀命潘克已極未便僅依該撫所

題擬斬監候致稽顯戮余德法應照强姦不從將本  
婦立時殺死者擬斬立決以昭炯戒至王氏年甫十  
六被余德法屢次圖姦守正不屈貞節可嘉應照婦  
女强姦不從以致身死例准其

旌表以慰幽魂爲此具題等因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  
十八日奉

旨余德法著卽處斬餘依議





謀殺繼母之母外請正法部改斬候奉

旨謀殺外姻尊長不應分所後及本生着另議

刑部題會看得王錦用毒謀害苗趙氏身死匿報一

案據直督周 疏稱緣王錦係王超民之子出繼與

堂伯王超士爲嗣乾隆四十年正月間王錦繼父王

超士物故王錦遊蕩花費繼母王苗氏時加訓斥並

將家事自行經營王錦疑係王苗氏之母苗趙氏唆

使遂懷忿恨四十一年二月間有村民與王苗氏謀

說改嫁經苗趙氏阻止王錦以繼母不允改適皆由

苗趙氏攔阻致伊不得自專起意將其謀害冀圖王  
苗氏改嫁迨三月二十五日苗趙氏令王錦取粥與  
食王錦乘機取信放入粥內與食苗趙氏食至半碗  
卽倒炕嘔吐王錦往外逃避時王苗氏回歸喚同王  
錦生父王超民查看救治詎苗趙氏毒重是晚殞命  
王苗氏欲行稟報惟時王超民恐子獲罪向王苗氏  
央求勿告經縣訪獲王錦等到案審認不諱查王錦  
係苗趙氏之女王苗氏過房之子並無服制應同凡  
論將王錦依律擬斬監候並聲明該犯挾嫌謀命圖

毋改嫁克無不孝謹

旨卽行正法具 覆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又例以  
母黨有犯 小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外  
其餘均同 凡論今王錦起意用信將繼母王苗氏之  
母苗趙氏 毒死查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按律止  
應斬候該督聲請將王錦卽行正法與例不符應將  
王錦仍依謀殺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王超民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不准援減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奉

旨刑部核擬直隸省王錦壽死繼母王苗氏之母苗趙氏  
一案聲明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改擬斬候並引  
例載母黨有犯除嫡母親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  
擬外其餘均從凡論等語所擬殊未允協爲人後者  
爲所後父母持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降服期年  
卽五服之制亦以所後爲推而本生皆降一等是所  
後之親屬服制俱較本生爲重何以所後之外姻獨  
不得比於本生之有服乎若慮所後之外姻尊長於  
甥及外孫謂非其所自出故加凌虐或置于死自可

權其曲直繩之以法何必削其服制以爲防乎且如  
本宗尊長非理謀殺卑幼其恩義已絕卽照凡人擬  
抵則外姻尊長亦可援以爲例並不分所後及本  
生也若卑幼敢於謀殺外姻尊長卽爲干名犯義自  
當一律科斷又豈可強爲分別而於所後之外姻視  
本生轉爲末戚乎況此案王錦因覬繼母苗氏改嫁  
得以花費家財而嗔其外祖母苗趙氏從中阻止遂  
爾懷忿謀殺理旣甚曲性復兇頑其情罪實爲可惡  
刑部乃因其無服輒行改擬豈爲情法之平頃詢之

刑部堂官此例係乾隆二十七年所定閱其例本惟  
事拘牽文義而揆之天理人情均未允當又豈明刑  
弼教之意着刑部將此例悉心斟酌更定所有王錦  
一案卽照新例另行妥擬具奏欽此臣等謹遵

諭旨詳考禮經稽核憲典伏查儀禮爲人後者傳曰爲所  
後者之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若子漢儒鄭康臣曰  
若子者如親子

欽定義疏曰所後者妻之父母昆弟子所後者爲外祖  
父母及舅皆如親子爲之服也又曰所後者有數事

則以爲後之時現在者爲主而從服其黨出則不服  
有繼母則服繼母而後服其黨又曰從服者從亡則  
已是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本有服制而例內  
又于從凡之列揆之情理誠未允協今經

聖明指出

訓示周詳實爲千古不易之至論臣等又查禮經小功  
五月服內列有爲外祖父母之文

欽定義疏云外祖父母有當服者六子爲因母之父母  
一也因母卽親母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

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君母卽嫡母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五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又云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至爲人後者爲其本生母之父母禮有本生親屬降服一等之文故不與六者同在小功五月之列二十一年定例所載於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同凡論等語是於應服之各項外祖父母內祇引親母嫡母二項而以本生外祖父母應行降服者反得躋于



正服其說不本於經實多舛漏今恭錄

諭旨於準情定制之義

睿思精詳衷于至當按之禮經正相印合臣等準理核  
情凡爲人後者於本生親屬旣已降服則爲所後母  
之父母自應與親母之父母一例持服小功五月此  
外爲繼母之父母等項應請悉照

欽定儀禮義疏當服六項一併增入服圖如遇有干犯  
卽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屬律毆殺謀故殺均擬斬  
立決謀殺已行已傷及鬪毆傷者俱照各服制分別

定擬其傷爲繼母之父母等項亦均照所後母之父  
母一例辦理至親母之父母屬毛離裏一脉相承恩  
義實爲尤重其干犯之罪應仍照本律毆死外祖父  
母者斬謀故殺者凌遲處死定擬再爲人後者爲本  
生父母之父母服雖降小功一等而恩亦較重其干  
犯之罪亦應與犯小功尊屬同科推之各項甥舅等  
服制悉按前項增入照外姻尊卑長幼治罪如有干  
非所自出之外孫及甥故加凌虐或置于死臨時權  
其曲直按情治罪不必以服制爲限庶禮制悉合經

權憲典亦昭明備天理人情皆爲允協所有臣等遵  
旨酌定緣由理合恭摺具奏如蒙

俞允臣部現值纂輯律例之時卽將服圖例文增入通  
行並移明禮部遵照所有從前原定除親母嫡母本  
生母黨外均同凡論之例應行刪除其直隸王錦一  
案卽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再查因母卽親母君母  
卽嫡母之義恐民間未能遍悉應于服圖內改爲親  
母嫡母又近時出妻繼娶者少妻亡繼娶者多應將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一項依義疏內在堂繼母之文

于服圖內改爲爲在堂繼母之父母以便通俗引用

合併聲明乾隆四十二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姦夫已去殺死姦婦比例擬徒

刑部會議得晉州民李四因妻趙氏與安朝祿通姦將氏殺死一案據直督李疏稱緣安朝祿與李四同班唱戲素相交好李四携妻趙氏租安朝祿前院房屋居住安朝祿勾引趙氏成姦後李四赴村看戲邀安朝祿同往安朝祿捏詞推飾而止安朝祿乘李四已往潛至趙氏家內與氏宣淫事畢安朝祿亦往看戲行至中途撞遇李四回家安朝祿作事虧心形之顏色李四業已心疑及歸至室內復見枕在炕沿

襪有汚跡遂向趙氏究出姦情李四寄信往邀氏母  
欲將趙氏休回而趙氏之母張氏至家李四訴知姦  
情令將趙氏領回并囑張氏隱諱姦情假言趙氏懶  
惰被休免致外人談笑趙氏于伊母前抵賴不認張  
氏又不願領回李四持刀恐嚇趙氏卽奔赴街衢李  
四因事已難掩一時氣忿隨卽趕上用刀連扎趙氏  
腮腴等處立時殞命屢審不諱將安朝祿擬絞李四  
擬杖具題查刑律原例內凡本夫子姦所親獲姦夫  
姦婦登時殺死及止殺姦夫者本夫俱無罪若止殺

姦婦或姦夫已去將姦婦逼供而殺俱依毆妻致死絞監候又現行定例凡指稱姦所獲姦姦夫脫逃止將姦婦殺死審無確據者仍照律擬議外如本夫于姦所獲姦一時氣忿將姦婦毆死姦夫當時脫逃後審明姦情是實姦夫供認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等語夫本夫殺死姦婦情本可原而原例則不分登時事後概以本夫擬絞誠以止殺姦婦現無姦夫可據惟恐狼戾之徒誣捏曖昧之姦情致啟輕殺其妻之漸也嗣以姦所獲姦爲本夫登時目擊其義忿所激卽

殺姦婦或力有不逮卽姦夫脫逃此時情事斷不容  
已若與事後逼供殺妻者一例擬絞情理實有未平  
而殺因獲姦衅由姦夫而起故審姦情是實卽以姦  
夫擬絞懲淫惡而重人命則意非不明切惟是犯姦  
情形不一每有雖非獲自姦所而姦夫已去姦跡實  
彰經官審確實非誣姦旣不便照逼供而殺之原例  
以本夫毆妻至死論若謂審明姦情是實輒照後例  
以姦夫擬絞則並非本夫于姦所獲姦一時氣忿將  
姦婦殺死卽姦夫亦非當時脫逃究與例意不相脗



合是以辦理此等案件或有照後例以姦夫抵償者  
或有照原例以本夫擬絞者多不畫一臣等悉心酌  
議謹按原例內開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或雖在姦  
所捉獲而非登時而殺並須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  
拘執而擅殺律等語蓋以殺非登時故坐以擅殺以  
其姦情是實故坐以滿徒此雖係尚爲毆殺姦夫而  
言而以止殺姦婦者衡其情罪情實相等今李四殺  
妻趙氏一案李四于姦夫行姦之後旋即回家中途  
而遇心已生疑及至入室見枕在炕沿襪有污跡遂

向趙氏究出姦情質之安朝祿無言而退後越三日將趙氏殺死安朝祿一經到案自認不諱其形迹昭著雖非姦所登時所殺亦非事後逼供正與姦夫已就拘執非登時殺死者將本夫擬徒之例情罪相符再查乾隆二年十月內臣部議覆江西胡亞二與劉兆乾之妻袁氏通姦劉兆乾毆妻身死一案內劉兆乾毆死伊妻袁氏並非登時而姦情又復明確姦夫供認不諱將本夫劉兆乾比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徒題結在案李因情節與胡亞二相同應將

李四比照姦夫已就拘執而擅殺者杖一百徒三年  
照例聲明奏請

定奪姦夫合依和姦本律枷號一個月滿日杖一百折  
責完結乾隆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



聞姦往捉殺死姦夫外擬故殺部改聞姦

刑部會議覆陸亞四與吳邦君之妻嚴氏行姦被吳  
邦君族姪吳倫元等捉姦殺死裝竊捏報一案據廣  
撫王疏稱緣陸亞四有堂姊嫁與吳直元爲妻常  
相往來與吳邦君相好乾隆二年四月初十日陸亞  
四往探吳邦君不遇嚴氏點火吃烟陸亞四手拉嚴  
氏衣袖嚴氏笑而不語是夜陸亞四復回借宿吳邦  
君往外看塘陸亞四遂與嚴氏成姦至五月初五日  
晚陸亞四復至吳邦君家求宿吳邦君令與工人吳

瑞祥在中廳共寢旋往守塘陸亞四窺吳瑞祥睡熟  
潛入氏房與嚴氏行姦吳瑞祥醒覺啟門潛出就近  
告知吳邦君胞兄吳斐君適吳倫元吳道元吳直元  
各携刀槍往田巡禾經過吳斐君門首見吳斐君門  
開齊入查問吳斐君卽以姦情告知浼同捉姦各皆  
應允吳斐君手持柴棍與吳倫元等推門而入陸亞  
四驚覺不及穿褲赤體跑出吳倫元等捉拿陸亞四  
用拳向毆吳倫元刀砍陸亞四左額角吳道元亦刀  
砍陸亞四左眉吳直元槍戳陸亞四鼻梁陸亞四走

出門外吳倫元等追至禾場圍捉陸亞四低頭欲走  
吳倫元刀砍陸亞四頂心陸亞四向奪刀槍吳倫元  
又刀砍陸亞四左肱肘偏右右手腕先後刀尖撞傷  
陸亞四右手腕右手背共三下吳道元亦刀砍陸亞  
四左手指右肱肘右手腕刀尖割傷陸亞四額顱吳  
直元槍戳陸亞四右太陽右胳膊右臂膊左腿陸亞  
四仍向打奪吳倫元閃側刀砍陸亞四右耳竅仆地  
吳道元復刀砍陸亞四左臀左腿左曲肱共四下刀  
尖帶傷右腿吳倫元忿恨又用刀連砍陸亞四腦後

髮際左臂膊脊背左腰眼共九下陸亞四登時殞命  
吳斐君走到見陸亞四已死令吳瑞祥往喚吳邦君  
回家在於嚴氏床上搜獲陸亞四所遺布褲恐報姦  
貽羞商知堂兄吳賢君教令移屍田垌挖孔裝竊捏  
作殺死不知姓名拒捕竊賊吳倫元等將順刀鉄鑽  
指爲行竊拒捕器具投明練甲吳簡英等勘驗不知  
諱姦捏竊情事據投報縣甲鄰周端仁黃勵仁聽囑  
扶同諱飾吳倫元等又慮屍親控究囑令吳賢君許  
銀十兩先交銀五兩餘俟事結找足屍母黃氏遂聽



囑不告屢審不諱查律載非應捕人有殺傷者依聞  
殺傷論吳倫元等係吳邦君無服族姪除移屍裝竊  
賄和各輕罪不議外吳倫元臨時有意欲殺合依故  
殺律擬斬監候照例刺字吳直元擬軍吳道元擬徒  
吳賢君周端仁黃勵仁吳廷標黃氏分別擬以杖笞  
嚴氏擬以枷責照例收贖但黃氏嚴氏均事在

赦前應免罪免贖具題查吳倫元等持械巡禾驚聞族  
嬸嚴氏與陸亞四宣淫遂聽從嚴氏夫兄吳斐君往  
捉及至到彼瞥見姦夫陸亞四裸體而出反用拳向

毆吳倫元等砍截陸亞四負傷奔走維時應捕之吳  
妻君見姦夫已竄佇立中廳並未主使趕捉乃不應  
捕之吳倫元等一時義忿追至禾場陸亞四仍向打  
奪被殺殞命查殺死姦夫例內外人或非應捕人有  
殺傷者並依聞殺傷論等語則吳倫元應照例從聞  
殺論不應如該撫所題照故殺律擬斬監候吳倫元  
應改依非應捕人有殺傷者並依聞殺傷論聞殺者  
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吳直元合依同謀共毆人  
執持兇器亦有致命傷痕例僉妻發邊衛克軍至配

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吳道元合依共毆人致死洗  
持兇器而無致命重傷照餘人律杖一百於本罪上  
加一等例杖六十徒一年至配所折責三十板俟徒  
限滿日遞回原籍交與該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  
境該撫旣稱吳賢君主唆裝竊教令移屍二罪相等  
合依以姦報盜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甲鄰周端仁  
黃勵仁識認陸亞四身屍臨驗不卽供明均應照不  
辜重律杖八十各折責三十板鄰人吳廷標知情扶  
同捏結誣番據實供明合依証佐先行誣証後供實

情例杖八十查吳廷標係吳倫元等小功服姪得相  
容隱照律減三等笞五十折責二十板時逢熱審笞  
罪寬免杖罪各犯照例減等先行折責發落嚴氏合  
依軍民相姦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枷  
罪照例收贖杖罪的決屍母黃氏除受財輕罪不議  
外合依子孫被殺而父母私和律杖八十係婦人照  
律收贖但嚴氏黃氏均事在乾隆二年十二月初五  
日

恩赦以前應免責免贖嚴氏聽去去留屍兄陸作新事後

歸家原欲告抵聽從母令中止伊母受財私和津私  
容隱處毋庸議吳妻君係吳邦君胞兄例得捉姦伊  
弟吳邦君擅報被竊殺賊亦律得容隱吳邦君諱姦  
裝竊係聽從堂兄吳賢君主使一家共犯罪應獨坐  
尊長工人吳瑞祥所報不虛練總吳簡英等審不知  
情均無庸議黃氏所得私和銀五兩照追入官吳倫  
元等口許未交銀五兩照例免追等語均應如該撫  
所議完結乾隆三年十二月 日奉

旨吳倫元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妬姦糾黨兇毆致死傷至三十餘處頭有致命  
情節駁案

刑部會議得史有祿等謀毆孫繼先身死一案據甘  
撫元疏稱緣孫繼先妻兄樊自傑與郭有恒之妻  
朱氏通姦孫繼先亦與朱氏成姦樊自傑懷忿欲毆  
因懼朱繼先力大不敢輕舉適窰頭鎮演戲樊自傑  
邀素相交好之史有祿等同飲告知前情求爲幫毆  
折其肢體史有祿等允從後樊自傑同張三瞥見孫  
繼先往朱氏家遂喚劉玉等會齊張三劉玉攜帶木

棍鉄尺躲入朱氏空房史有祿任三劉文蔚各帶小  
刀在河邊等候樊自傑窺探孫繼先由朱氏家出喊  
聲趕打張三用木棍劉玉用鉄尺將孫繼先打倒張  
三打傷孫繼先左腿右肱肘劉玉打傷右腮腋左肱  
膊張三復取鉄尺打傷右膝肋劉玉又打傷左膝肋  
左肱肘張三又打傷右胎膊右手腕右手背任三用  
刀扎傷孫繼先左膀等處史有祿用刀扎傷孫繼先  
左右手背劃傷大指併扎傷致命頂心等處逾時殞  
命研訊不諱將史有祿依律擬絞監候任三擬軍樊



自傑擬流張三等擬杖具題查樊自傑因與孫繼先  
妬姦成仇遂勾串惡黨同謀毆打先定議于同席沽  
飲之時後埋伏于河難空房之中自云打出事來有  
我承當等語其毒惡情形迥非尋常之同謀共毆者  
可比若云本欲毆打洩忿並非有心欲殺用木棍鉄  
尺之外又何必挾利刃而往且鉄尺傷至十處木棍  
二處而刀傷竟至二十三處之多況不于白日而于  
黑夜其爲妬姦謀命情節無疑承審各官任聽各犯  
狡供遂謂其並無謀殺情事並將原謀樊自傑止擬

流罪附請留養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另行確審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乾隆五年 月 日奉

旨依議

本夫堂弟捉姦打死姦夫部改杖徒

刑部會看得揣文學等因捉姦毆傷卜廷謨身死一案據雲督慶將地文學照律擬絞監候揣聖言等擬杖具題查定例姦夫已就拘執而毆殺或雖在姦所捉獲非登時而殺並須引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律又本夫之兄弟及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外人非應捕人有殺傷者並依鬪殺傷論各等語是本夫之親屬于姦所獲姦將姦夫殺死自不得與外人及非應捕人一例科斷今揣文學係陳氏之夫

大功堂弟例許捉姦既與外人及非應捕人不同其  
于姦所捉獲姦夫卜廷誤并姦婦陳氏卽行捆縛原  
欲送官因天尚未明見其赤身露體一時忿激共相  
毆打以致卜廷謨身死正與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  
相符揣文學不應如該所題照罪人不拒捕而擅  
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應改照姦夫已就拘執而  
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所折責四十板揣  
聖言等照餘人律各杖一百餘均照該撫所題完結  
乾隆六年三月十六日奉

盲於識

卷之七 人命

耳殺死姦夫

官身端

弟被強姦糾人共毆致死比例減流

刑部議覆晉撫嚴疏稱王貴山與郭祥均以農圃

爲業乾隆七年六月十八日傍晚貴山之弟王榮山

讀書歸家途遇郭祥四顧無人強行雞姦而散榮山

哭回告知伊兄王貴山貴山思郭祥必出村賣菜糾

約胡功志幫毆洩忿功志依允十九日早貴山等携

帶木棍車柱出門潛伏郭祥挑菜走至貴山齊出攔

住郭祥向問姦弟情事郭祥回言不遜王榮山拾石

打傷郭祥左眼胞王貴山用棍打倒胡功志用車柱

一齊亂打郭祥右臂膊脊背左右後脇等處傷重殞  
命將王貴山擬絞監候並聲明情實可原比例減等  
擬流具題經臣部題駁去後今據該撫劉疏稱復  
加嚴鞫王貴山應仍照前擬依原謀共毆人亦有致  
命傷律擬絞應否念其弟被強姦本圖洩忿與毆死  
平人有間比例減等具題查例內律例無可引用援  
引比附者聲明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減一等科斷  
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王貴山因王

榮山失訴被郭祥扯裂



縛網縛手足強姦情由起甚迫切隨于次早邀同明  
功志併弟王榮山往毆逆忿不期郭祥傷重殞命按  
之于法不無逞兇揆之于情實有可原但律例並無  
治罪正條該撫既稱再四嚴鞫實因強姦而起王貴  
山應比照原謀共毆人因而致死律擬絞決一等流  
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折責四十板等語應照例聲  
明可否准予減等科斷之處恭候  
諭旨遵行胡功志雖持械助毆但係屬王榮山母舅請照  
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板乾

三月初六

日本

旨依議



